金鋼鑽

農緣題

社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電話南市一一九九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第二百七十八號

廣告刊例
（新聞欄）十五字高二英寸寬為一格每期每格洋十元（內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六元（封面）分十五格每格每期每格洋五元（外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四元（後幅）請與維羅廣告公司接洽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一元半年一元一角 外國每月二角 日本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先惠

葉指發 醫寓

內科 前在實益醫院施治病家 錄覺形勞 今已辭去院務 復蒞李平書孫玉聲諸老 邀在北寓設診 煩勞每日祇限門診十號 出診五號
（科目）時邪 咳症 虛勞 溫熱 婦女經帶 血症 諸痛 小兒 調理 風溼 痧疹
（診例）門診二元 出診六元 則遞加 號金加一 加倍 拔號
（時間）門診午後一時至四時 出診四時後
（診所）四馬路壹錦里口上海圖書館內

百福命

▲清理胃腸 ▲增進食量 ▲消滅腸中天然毒質

本藥房所發行「百福命」為排泄腸胃之天然妙品 能袪除腸毒 並能常服 不特睡顏長生 無藥品 有水駐不老 免除疾病 「百福命」為理腸胃之乳藥 保健增進食量 功用清理腸胃 凡講衛生者注意

價目 大瓶每千粒洋八元 小瓶每百粒洋一元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藥房均有出售

本報彙刊發售

本報自一百零一號至二百五十號業另訂三冊、每冊價洋一元、外埠另加寄費洋一角、凡在陰曆正月內購取者、照收大洋九角（一百零一號至二百號已將售罄、欲購從速）

發售處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上海圖書館

和睦

河南路拋球場 只此一家 並無分出

洋裝金銀首飾老號

新年新飾

珍珠鑽石翡翠玉器金銀首飾金銀器皿徽章勳章銀盾金盾

世界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紅屋一

■專辦各種教科書 ■發行各種小說雜誌 ■出售各種教育用品 ▲任意選擇 ▲定價便宜

慈善救濟券

甲種 頭獎五萬元 不日開彩

實驗保腎固精丸

○華人自製培補真元特效劑

此丸能安神清慾，補身却病，以治心腎不調，身體虛弱諸症，性純無不藥到病除，自民國五年發行迄今，已治愈多人，其藥性純正，功效偉大，衆口交譽，今將治症列後，伏祈垂鑒，

主治 身體衰弱，心腎不調，四肢疲乏，舉步沉重，飲食無味，夜不安眠，遺精夢泄，腎氣虧乏，惡夢盜汗，精神恍惚，心悸怔忡，面色憔悴，夢眩眼花，耳鳴耳響，腰背酸痛，日晡潮熱，以上諸症，輕症一二盒，重症五六盒，必能奏效，如連服一二打，更可強壯身體，杜絕百病，力追少年，功參造化，（價目）每盒大洋一元，每打大洋十元，

經售試行所 四馬路望平街時事新報隔壁 上海愛華製藥社 電話中央四五五六

外埠函購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本埠分銷處 永安公司 先施公司 中法藥房 中英藥房 太和藥房 五洲藥房 中西藥房 中外藥房 南市美濟藥房 濟華堂 太平里咸昌號

大聯珠 紅金龍 小長城

本公司國貨烟品最高價最廉願諸君購吸矢弗諼同為祖國挽利權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中央大戲院

開演 明星影片公司新片

早生貴子

陸士諤 內科

診例 （診金）門診二元 出診英租界六元 （號金）加一 遠地酌加 急症四元 拔號加倍
（時間）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下午三時至六時
診所 美租界[illegible]念三號

太和大藥房 總發

保肺漿是咳症藥之最靈者能百咳百治
保肺漿 大瓶一元七角半 小瓶一元
止咳保肺飴每盒一元
太和▲清血片 血液不清容易釀成風濕及皮膚病此片能排除血內毒質功效神速 每瓶洋五角

冬令不是咳嗽症行的時候而且比平常咳得更加厲害

上海四馬路中市

THE DIAMOND 金鋼鑽 維羅廣告專刊

老美女呂宋雪茄煙聲明

謹防假冒

上海啤酒

經理廣東博物院路十七號 電話中央二千九百

梅毒痢疾之尅星

梅毒一症不可不防一經沾染痛苦最深本行特由法國運到一種最穩之（斯多凡耳所）藥片專為預防梅毒治痢疾一性和平功效迅速本行茲為發明此旨功效起見特於十一月起每服一號減價出售每瓶大洋一元五角凡患以上諸疾者祇須購服一瓶即能霍然全愈可見此藥片功效之奇速也

各埠大藥士均有（斯多凡耳所）藥片詳細說明書內載功效藥性本行備有樣瓶奉贈如欲需者請將姓名地址詳細函知當即寄往及不誤服

上海法商立興洋行 上海卜內門洋行 同啟

三益公司針織部

絲襪 最經用 最美觀 最便宜

請認牢

法界貝勒路新天祥里第一弄第一家

西比利亞首飾公司

商標

本行自運大宗德國黑寶石耳環各種珍珠金鋼鑽白金金錶時表雕刻玻璃器皿西比利亞寶石精製水晶珠銀器烟匣銀絲袋鉛筆洋刀針窩剪刀花樣繁多無美不備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南京路念七號 電話中一九一五

閣下如患瘋溼骨痛之時

欲驅除之卻需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滋補其血液可也

瘋濕骨痛無論如何長久如何沉重切莫以為就治失望因已有多數患極沉重之瘋濕骨痛為百藥罔效者竟經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補血之奇功得獲治愈矣蓋是丸乃是天上馳名清血補血之聖藥其所造之新血能驅除瘋濕疼痛舒經活絡凡肌肉為瘋濕扳緊或骨節酸楚等狀均可使其宿疾就痊四肢靈活從新動行自如也緬甸扶林埠塔街五十一號門牌壽仁先生者係該處酒館主人彼亦為千萬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所治愈瘋濕骨痛者之一份子也其自述云八年前鄙人曾受瘋濕骨痛之患延醫服藥多方求治終鮮功效難以除根腰背疼痛難以俯仰四肢疼痛不能行動冬令寒冷病更增劇因而瘦弱無力胃口盡失飲食厭惡常患寒熱此時痛苦倍加以致不能從事矣雖施用搽藥及按摩手術稍見微效暫時舒適及停止瘋痛仍如故舊一日有韋廉士醫生藥局之證書一本散入余家知紅色補丸之功效立即購而試服之初服第一次即覺稍見功效於是耐心連服逐漸見痊鄙人之瘋濕骨痛誠係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奇功所治愈也現下瘋濕治愈胃口大增精神復原體力強健遠勝於疇昔且鄙人之胞兄現住仰光亦患是症亦係此丸所治愈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扶林埠壽仁先生玉照

記曹瑛之死

（貝叢自漢口寄）

曹瑛之死、言人人殊、或曰渠之生庚、與蕭故督同年同月同日、以星學推測、因犯重喪、決難保其生命、或曰、曹在時極與蕭之爲人、老成持重、機警多謀、遠勝子玉之上、今蕭死、子玉失其臂助、直系勢難復振、久困延慶樓之乃兄、恐終無雪恥之期、遂咸傷成疾、然此皆臆測之說、不可憑信、近探得其確死由、紀之爲閱者告焉、

曹此次來漢、其得蕭氏籠、恆邀至軍署中作長夜談、惟曹體素衰弱、且年逾五旬、難力所不支、因欲博蕭氏歡心、不得不虛與委蛇、然而苦矣、此遠因也、近則因某故、有所請托於軍官團要人彭某、而彭某竟拒不允、曹大爲憤慨、于是日以溥非問柳自遣、有名妓小春紅者、藥香叢於秦蜜十八號、（晶報誤爲十九號）貌尚平庸、而應酬極老到、曹氏一見、大爲傾倒、而小春紅知曹爲當今闊人、亦事事曲承曹意、酒後留髡、迨無虛夕、曹至是遂如劉後主之此間樂不思蜀矣、既而蕭氏噩耗傳來、曹不免傷感「子玉並派曹爲治喪主任、於是每日須渡江赴署視事、維時天氣嚴寒、江風甚厲、即平常壯健人、恐亦難免感冒、矧老體虛弱、不知保養之曹氏、安得不病哉、到死之前一日、（十七）已覺貴體不適、然是晚猶在小春紅之妝閣作竟夜歡、天微明、仍乘輪渡江、因船艙簡陋、踞艙面而坐、時方侵晨、曉霧瀰漫、朔風如刀、曹不覺漏體砭寒、呼衛兵加以狐皮大衣、既抵岸、忽不能舉步、乃由護兵勉強扶之登車、迨至軍署已昏去不省人事「從役俱驚惶失措、亟用帆床舁諸軍儲局、然在中途氣已絕矣、

嚴夕爲女士

打破頭篇制

（編者）

大可主張頭篇不用評論體裁、他說的理由很夠、本報本期便實行起來、以爲小報界打破頭編制的提倡、

織布結綵

邊情 （炎炎）

野夷婦女之生計、燒山鋤土而外、尚能爲樸古之紡織、完全出以人力、完全無假之機件、有之僅竹梭一具、木棒一根、其法係以經線之一端、結於尺餘之木棒上、又一端繫於粗囊之腰間、野夷婦女之腰、普通似羣芳台上之林玉雲、投梭時、或曝陽平坐碧綠之草地上、或納涼倚傍陰森之林木間、視其氣候之寒燠而異、坐下後「雙足緊蹬其木之兩端、腰背間作虎式之後凸、將經線撐直、以指甲彈之有聲、而後徐徐度緯、其狀似苦、其情尙閒、至得意時、恆發出最激越之歌聲、能使聞人停聽、疲弱跳舞、間亦能彈口琴、清商隨風而發、至逸也、勿論何色之布、俱染線而後織、斷無織成而入缸者、色以靑藍爲多、更能雜以有條不紊之花樣、製成裙子、絕類昔日張文艷老板紡棉花一劇、繫出之一條、用夷鞭夏、張其有意爲之歟、抑不自知其巧合也、此種織法「不獨滇邊之野夷爲然、川邊關外之蠻子、藏邊之猓玀、閩之番亦是同樣之操作、此不可思議之點也、惟紡線之法獨異、紡不以車搖、而以手捻、漏抽不可名狀、乃與汲水生相須之關係、野夷住家、多擇峻立千仞之地、故與井泉距離極遠、上下頗難「一往返必至一二十里之遙、最近亦十餘里、婦女出汲、右手捻線、左手收攝、姊妹姑嫂、三五成羣、水桶在背、棉紗在手、傴僂行于、口內咿唔、不知山之高源之遠、且語且行、謔浪與淫聲并發、一顰一笑、山花共木怪爭妍、艱道途之迢遙、增作爲之成績「勞不覺苦、疲不知乏、歸至家、水傾入甕、線已成團、一日之成績、野夷不工心計、此風頗具巧思、又野夷無文字、契券登記、甚爲傳奇、皆用木刻以代結繩之治、事細則木刻小、事巨則木刻大、且製如劍、銳其鋒而利其口、短者數寸、長至尺餘、此個人尋常事之輕重而別者、長者三五尺而止、此關係諸山安危之遲緩而異、上刻鋸齒式之凹入無數、有大有小、有深有淺、漢人之習知夷情者能曉之、邊地有司衙門之科員書記、亦略諳之、以其有關邊政之休戚利害來、不能不辨也、是以新舊任交替時、除檔案卷宗而外、尚有木刻數束、此又內地州縣之所無焉、

東京之模特兒婆

（花農）

東京美術界上、殆無不知模特兒婆其人、蓋東京女子肯爲模特兒者、推源厥功、全賴模特兒婆一人之力、易詞言之、無模特兒婆、東京或至今無模特兒、因此、模特兒婆者、實有足紀之價值、

模特兒婆名宮岐菊、年七十餘歲、住居於下谷區谷中都茸町二丁目、九年前、猶甚寒苦、蟄禁於陋屋一椽內、日嘆命運蹇蹶、但自爲介紹模特兒專業以後、收入日豐、蓋凡東京各畫所之模特兒、無不爲其經手介紹、而每一模特兒報以一定之介紹費、平均每一週間約以所得三十分之一爲酬、

初、東京女子中、無一願爲模特兒者、蓋十年前情形、而是時美術界上須要模特兒方殷、於是宮岐菊乘時以起、以勸導女子任模特兒爲己任、最先向其居屋附近之年青女子物色中、果然被其所勸者、頗不乏人、是爲東京有模特兒之始、十年以來、女子之願爲模特兒者、紛向宮岐菊接洽、而須要模特兒者、亦向彼詢問、無形中、宮岐菊握有都下模特兒之唯一介紹權、而對於洋畫家有模特兒供給上之大實力、所以人人稱之曰模特兒婆、從此聞名、有謂此婆者、所負有日本美術界之大責任焉、

銅壁關下之所遇

（如陸）

民八之年、未亡人隨所天如六詔、邁賧各境、至銅壁關之襯允地方、（即古麓川之一隅）遇女士楠光明者、禿其頂而不緇、濶於俗而不染、訖訖如火裏之蓮、持戒茹素、念咒誦經、暇則瀏覽羣書、手不釋卷、讀叶酷肖鸞鳳、似不知己之爲巾幗者、議論縱尤津津有味、能發前喆所未發、惟少憨鵝夷子之爲人、故善居積、每年所入「至秋涼而屬書、蓋猶以之製冬衣、升被寒者也、隨得隨揮、年年如是、其解囊自署一聯云、必寫月欲矮、佛療笑漫肥、精鋼署去來无礙、書法雖無碑帖意、亦清勁不類常筆、味聯類語氣、頗具海闊天空、慈祥愷悌之態

「閨單不聽祀敬、初會不便多讓、私下諮訪、得其略歷、有足悲者、旅居無聊、特泚筆以曝之、閨女士生宮商家、有同異母弟三、父早逝、祖母蘭母劉、愛如掌珠、少長、學理家事、舉動閒綽、迄年週節、必週伸鄉族之窮困者、貝家不避、惟鄙異性戀愛爲觸醜、誓不嫁人、投家府兄弟強迫、年十七、乃長齋繡佛以明其志、而兩異母弟極阻撓、數年間、孿蕭無涕爲折「食息俛惶已者、悉備其果有強之者、僅自刎焉、無何大弟季弟相繼殞、祖母亦旋亡、一弟不仁、逐女士母女出依母氏居、僻耕其旁、不擾其食、母氏乃湧關閉入、即時務涌者皆曲危言笏詈、絞保商螯一則中之局董劃近義也、女士事母至孝、母亦忘其在顚沛流離中、卅年後、厥母卒於襯允、出殯日、女士偽母之無子引路也「（同母弟已早殞、逐母女之弟爲異出）乃麻冠執杖、躄踊號咷導於前、此又厭史稗官所盡有之異事、而女士毅然行之而不疑、其自中已無人歟、此不能不爲其表而出之者也、

新水滸

「十四」 （耐庵後人）

第二回 赤髮鬼力捧鄭天壽 黃面佛怒叱蔣門神

做官原是和做強盜一般無二、僧材寒伸出手來、只顧死要錢、管甚麼民生困苦、和甚麼天地良心呢、因此蔣門神在政界中混了幾年、居然宦囊充裕「搜括得好幾萬銀子、政潮洶湃、爲風移澳、數年之後、蔣門神在政治舞台上跌了下來、他一想急流勇退、古人說得一些不差、我現在既已腰纏十萬貫、何不急蓮騎鶴上揚州、這時候梁山上許多好漢正在分崩離析、各各自立門戶之際、蔣門神一想官倒不做、還是做做強盜、便想起神行太保和小旋風一班人的晶恭宏、倚還興旺、不如投奔他去、這日便與鄭天壽擡了個滿懷、當下、神行太保捺進寨沸、開明來意、便道、蔣兄長、你既有意投奔這寨、應該先立下一些小小功勞、纔不爲寨中衆人所恥笑、

祀姑君軼事表

（瑚公）

胡君松甫、山陰人、當年逾不惑時妻縊死、無子、想焉娶之、續娶婦、生四子、家貧、食指日繁、身是不支、性嗜酒、醉後謂言、箱霄支離、多不及養、人又佯佯以晜鄙而厭之、去夏忽以疾癈、手足麻木、數月不起、淮項數報「妻與賢補育、不予怨嗟、漸至詬讁、君之精神愈感痛苦、又嘗爲人揶揄「無所申訴、內外交迫、惝惻其中、以爲人之所貴君子、今我徒累衣食、所愛者婦、今我適成怨偶、所響者友、今我反遭輕視、輾轉思量、曾萌死志「潛把酒出、囑阿芙蓉服之、擁衾待絕、明日不死、以告家人、家人大驚、嚴爲防範、久之亦疎、又潛購服、被察救施、幸仍不死、數日、妻叙於其枕底發一小紙包、揭視之、則又阿芙蓉也、泫然泣告之曰、君必欲死、則俱死耳、惟膝下嗷嗷待哺者何、君亦泣下、誓不復萌、此去冬事也、距丙寅元宵、復乘間吞服、更醉以酒、不及施治、遽子萱卒、身後遺孤四人長年十三齡、次九齡、又次七齡、最少僅四齡耳、

□更正 頃接吳倚虹妮家環二君來函、謂本報上期所刊桃干結綵消息、與事實不符、又羅刹剽花女一則、作者徵兩、誤植犧龍、特此一并更正、

中國唯一偉大影片

透明的上海

現攝擇公

巳竣日映

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出品

李完用死矣

（微雨）

朝鮮李完用逝世後、日本新聞界、競載其歷史、並有刊發號外者、可見此人之重要矣、按李在日韓合併時、賣國求榮、爲世所唾罵、至今愛國之士、言及此人、無不痛心疾首、朝鮮之受辱於日本、終爲日本所併、李完用一人之力也、其歷史、有日韓史略、日韓合併記等書可稽、茲不贅述、李死後「其家人在其密室中、檢出文件一束、中有伊藤博文手筆數通、並與我國袁項城等往來書札、咸爲當時重要公牘、亦即朝鮮亡國之鐵證也、此項文件、在歷史上之價値、彌可珍貴、有某西人、願以重金收買、事爲日本當局所知、囑爲保存、未成事實、李之屍骸、擬厝於萬壽堂、該處本韓皇陵寢、貴族之葬於此者、前有金玉均等、朝鮮所稱爲亂臣者是也、據東報云、李之遺產、總數約二十萬、現方在清查中、有古器甚夥、是否入於公家、陳列博物館、現尙未能定奪、李晚年、著有自強策三卷、此書對於立國方針、頗有見解、李有一妾、爲韓王親族、生子一人、現方留學美國、或傳李有阿芙蓉癖、未知確否、去歲十二月十六日、李病沈篤、昏暈不醒、經醫生打嗎啡二針、始略能言語、遺囑以朝鮮古禮入殮、並欲與韓王一訣、終亦未能如願云、

介紹社會之蠹

（宇宙室主）

現在神州影片公司要拍一張社會之蠹的影片、因爲扮社會之蠹的主角、一時不易物色、便在各報大登廣告、從事徵求、可是迄今一個多月、依然無人應徵、有人對我說、你是個老上海、你對於上海的諸色人等、大概都認識的、請你介紹一個社會之蠹、當然是一件極容易的事了、在下思索了半分鐘、便回答他道、在下雖然認識的人不少、可是裏頭却沒有半個社會之蠹、試問如何介紹呢、旁邊另外有一個朋友插嘴道、你怎說沒有、你幾次三番在本報上介紹過的霸着那個學校和善堂發上十幾萬大財的貓先生、不是一個出人色當行的社會之蠹麼、在下連連拍手道、對一點個、要是你不提起、我倒忘懷了、喂、神州裏的執事先生們啊、你們有意征攬他麼、要是有意的、那末我來正式介紹了、在下是決不要你們廣告費的、要是你們真箇客氣、那末請你們把該款移送那貓先生主辦的私安小學校和滬北停息所、作爲我的捐款、索性讓他多撈幾個罷、

紅香鬥法記

（如蘭）

泥城橋畔、有世界焉、每當夕陽西墜之際、則電炬照耀如白晝、絲竹嘈雜、聲達戶外、記者每經其地、輒不費分文、而洋洋笙歌、入我耳鼓、世界分二、曰南曰北、北部有專制地者、北方游藝集齊之所也、其中尤以唱大鼓之角兒居多、鼎鼎大名之紅姑娘、即其中之一、初與紅姑娘頡頏者爲邵氏姊妹、嗣邵先後去、而紅姑娘遂傲然獨存、大有自命爲紅之概、會有銀小香者、姊妹三人、亦搭班入世界、香尙捧之者衆、於是人起紅姑娘始意、在紅姑娘以爲已爲獨一無二之紅角、斷不能因香來而減其紅光、在銀小香則香豔親王之王位昔封已久、以貧富論、亦勝於紅、豈甘相讓、於是紅姑娘益恨、而危機已伏于無形矣、

以二人之年歲論、紅小於香、香雖較長、然天生渾原、絕無遠思、而紅則好勾陰險、笑裏藏刀、記者早知香非紅之敵手、然事實同行相嫉、亦未便顯問、紅之鴻運、較香爲遜、而報紙揄揚、及台下捧場、均不逮香、負氣之下、乃商諸其所愛胡某思有以中傷之、胡某代爲運籌、交結五卅退職華捕中之不良份子、每夜往專制處、風雨無阻、俟香出、則羣起搗亂、報以倒彩、如是者逾半月、香以爲大恥「訴諸其昔日捧客小陳者、小陳固爲警廳職員、聞訊之下、大爲詫異、當晚即告奮勇、偕便衣華警四人入場觀察動靜、詎料該警等與一班搗亂份子、皆屬友誼關係、該警等告以所以故、是晚竟無動作、一曲告終、陳乃歸、不料翌晚復起鬨、香又訴諸小陳、小陳亦怒、謀諸該管警廳職員水某、水某遂囑華警四某氏偵察、再有搗亂舉動可拘拿至警廳、孰知彼等與華警四亦通聲氣者、某遂告彼茲事已大、不如□闘、於是乃各銷聲匿跡、不復至世界、即有二三尙逗留不去者、亦不敢似前大搖大擺、自此紅香之鬥、告一結束、蓋香固不思報復、而紅則知香亦非易於受欺者、於是胡某寃矣、蓋當彼之時、胡某結交彼輩、亦頗非易、喝酒吃茶等費、總在百番左右、故胡某一口鳥氣、尙無出處云、

報界新聞

（父偵）

新申報之小申報、向例每月月初、登報招領稿費、去臘登報招領稿費、有持齋緒君收條者、至館領費、收條署名並蓋章、同日時考驗訖無誤、當即照發、不意翌日、緒君親至該報領費、會計愕然、出條示之、緒君亦大愕、知已爲人冒領、一月心血、爲人作嫁、亦祇大呼負負而已、及至日前、又屆領費之期、緒君乃親至該館、如數領訖、旁晚忽又有小童、持緒君收條至館、館中詰以何人主使、童稱爲表兄楊雪鵑、詰以楊住何處、則稱法界蒲柏路某里、館中本擬送捕追究、後以此童年幼無知、且爲數甚少、遂縱之去、次日所謂楊雪鵑者、亦親到館、聲明本人係該報編輯謝某門人、文墨中人、決不爲此鼠劣之事、成串之中、亦無小童、該館遂亦一笑置之、惟合此事前後觀之、終不無令人可疑也、

如是我聞

四川路青年會中事、開自今年起、聘有西人專授性學、惟高級中始有此課、遇必要時、並將請著名醫生、爲性病之解剖演講、此實青年之福音、而吾國學校之有性學一科、將自該校始、亦佳話也、 （吾）

七日丹桂第一臺張質彬演「醉打蔣門神」武松毆打酒保時、竟將酒保打跌下台、台下觀客某君被壓、並打去台前電泡兩只、一時觀者咸謂「難得看見」云、 （老吉）

記早生貴子

（吾哀）

明星公司新片「早生貴子」、係鄭正秋將外稿改編、而洪深爲之導演說明者也、洪於寒假期內趕成此片、爲時不過一月、可謂影片中之最速成者、故無甚壯麗之佈景、而惟以表情細膩勝、蓋確爲戲劇家之戲片、所謂有靈魂的藝術、而非眼簾上之記載也、（節歐陽予倩語）方此片初攝、予即揭之於本報、攝時予亦曾往參觀、深感演員與導演者之不易、每有重攝至五六次、而導演者尙不愜意、演員則汗流浹背、惘然若失、狀殊可憐可笑、一藝成名、非易倖致也、今此片許者已多、絕少不滿者、是微洪君藝術自有過人處、予於試映時、曾偕至戚許野叔陸拾芬往觀、均覺非常滿意、按是劇係描寫吾國人之望子情切、旁敲側擊、入情入理、可謂心細於髮、摹擬如眞、或者乃以淺俗而少之、殊未識編者之苦心、蓋此劇純用反寫法、如劇中老人與鼎祺、因欲得子、乃至娶妾求仙服藥、豈知均歸無效、且老人實一善人、乃竟無後「是則寫天道無知、凡此正所以破人迷信、如當頭之棒、足令人猛省者也「及後無意中反眞獲一子、說明曰「天道未可知、」是又示人以強求不如自然、而天道未可知一語、實隱勗人毋怠於爲善、爲善固無不報也、其章法之妙有如此、他如老人吃棗子湯、是寫鄉人迎服之補品、且隱含早生貴子之希望、又如老妻之捧柱而泣、惡徒之刦鐲而去、描寫何等深刻、皆洪君用意之筆云、惟洪君於選片極經濟、剪片太夥、往往以字幕代片子「致觀者間有不甚了然處、至演員表演之工、當首推宣景琳之老妻、宜其有中國女明星第一人之稱、次如朱飛紅之老人、楊靜濤之妾、皆可謂藝術之成熟者、此則有目共賞、非予有所阿也、又同學葉良德君、在片中飾一皮匠、亦殊過肖、葉君長文學、今爲該公司職員、爲諸星所悅服云、

摩躬記（下）

（阿難）

生解衣盤礴、欲如陳登故事、逕上大床而眠、婦又止之、啓櫥出毛巾一、長一身有半、摺而鋪之、然後俾生登床偃臥、別取小者覆生臍處、己即褪羅衣、擦玉臂、於床篋中出一錦匣、內貯白粉、類廣生香花、而馨芬過之、塗兩掌及兩腕訖、乃登榻而施術焉、初、生嘗習聞眾子摩頂放踵之說、意所謂摩、必也自上而下、由頂顱以及方趾、膚知事有不然者、婦之施術、乃由脛而股、由指而臂、由四肢以及心腹、或按之以纖掌、或搖之以輕拳、或伸長爪、效麻姑之搔背、或抒皓腕、學劉娘之捉搦、生瞑目受之、不敢稍囑、鎖閉婦嘖嘖說曰、潔哉躬乎、躬乎潔哉、生亦不答、但覺纖纖玉指、搔着癢處、摩挲把玩、有逾尋常、綜其能事、蓋有四焉、一曰捍、捍者、允執厥中、勃然興之、二曰捋、捋者、即其兩端、從心所欲、三曰擦、擦者、摩而不磷、鑽之彌堅、四曰搖、搖者左之右之、鼓之舞之、生於其捍也捋也擦也、皆能中心靜氣、逆來順受、而於其搖也、則不覺推枕而起、失聲而噫、歐陽子有言、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茲之所値、可謂有搖於外、必勵其精者矣、婦詢生何若、生赧然曰愈矣愈矣、末如何矣、婦復爲生拂拭之、生乃乘間自薦曰、女曾之術、信乎神矣、願僕亦擅末技、願得而奏諸、婦笑曰諾、生乃探手於懷、暗中摸索、滑膩雖非塞上之酥、而豐潤竟似掌頭之玉、乃於捍捋擦搖之外、復益之以捻也、婦亦夷然承之、略無怍色、日之云夕、婦欲留生、爲第二度之施術、生摸探囊中、祇餘王面佛四尊、乃衣冠而謝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也、傾囊擲之、嗒然而反、